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编委会编

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6.7
18

中国当代 青年女作家评传

主 编： 吕晴飞

副主编： 甘海岚 吕智敏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编委会

主 编： 吕晴飞

副主编： 甘海岚 吕智敏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迎 甘海岚

吕晴飞 吕智敏

张丽妩 章仲鏖(特约)

责任编辑：张润峰

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24.375印张 620千字

1990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2501—5100

ISBN 7-80016-119-6/1·47 定价：15.50元

当代青年
女作家评传

冰心题





丁小琦



万方和她的父亲曹禺



马丽华



王安忆



王海鸰



池莉



刘索拉



乔雪竹



迟子建



毕淑敏



李小雨



李 昂



严亭亭



严歌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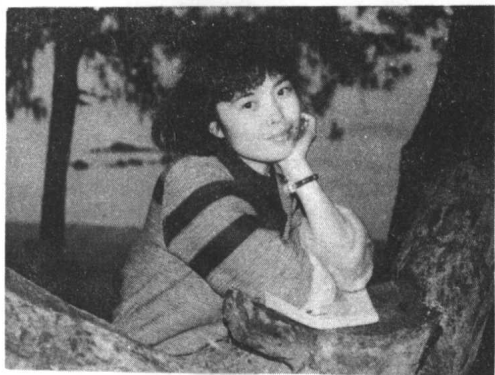
陆星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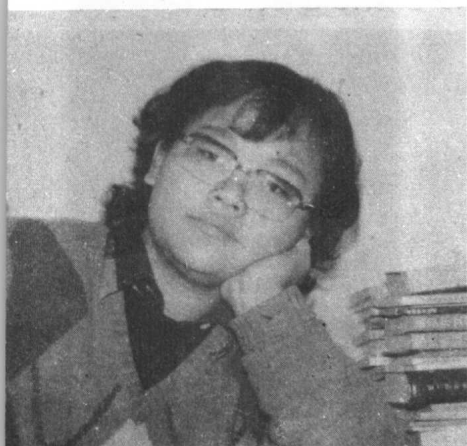
陈 染



庞天舒



林丹娅



林 祁



张抗抗



张辛欣



赵 玫



残 雪



铁 凝



黄蓓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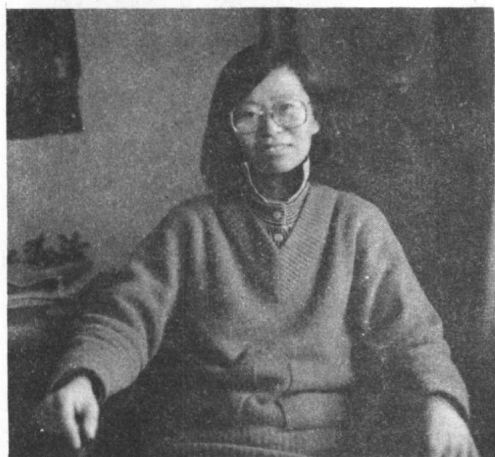
喻 杉



嵇 伟



舒 婷



蒋 韵



蒋 濮

编者序言

在对我国新时期文学作着总结与回顾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女作家群的空前壮大和女性文学的历史飞跃，“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群芳竞发，千红万紫，令人目眩神摇。我国著名女作家冰心老人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①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如果没有女作家群的崛起、活跃和空前壮大，如果没有女性文学的勃发、兴盛和历史飞跃，那也要至少失去“半边天”的真善美，而使那整个文学园地的繁荣成为不可想象。

新时期的女作家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们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判，论断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是建国40年来各个时期所不可比拟的话，那末新时期女作家群的崛起、女性文学的飞跃发展，在我国盛况之空前，许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吧？马克思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变革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②新时期女作家群的崛起、女性文学的飞跃发展，说明了我国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高，说明了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搞活”，带来了人的意识的觉

醒，而这“人”的意识的觉醒反映到女性世界，也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正推动着我国当前所进行的伟大社会变革，反过来，又正是这种伟大社会变革加速了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勃兴，就是伴随着我们的社会改革，伴随着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同步发生，并蓬勃发展起来的。

人之所以为人，无论作为自然的存在、作为社会的存在，还是作为精神的存在，都是不断发展成熟起来，由必然王国逐步走向自由王国的。女人之所以为女人，也是一样；因为作为人的本质来说，她们同男人是毫无二致的。女人和男人一起开创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并且在最初的发展进程中，无论在社会劳动还是在婚姻家庭中，都处于重要地位，那是一个男女平等，妇女受到格外尊重的时代，女性人类学学者把它称之为“女神时代”。^③随着私有制的确立，社会上出现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后，那个辉煌的“女神时代”竟然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便是悲惨的“女奴时代”。^④妇女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还是在婚姻家庭中，都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一切都失去了自主权力，而成为男权社会的工具和附属物。200年来欧美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有力地唤醒了女性意识，但却没有同改变旧制度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所以不能真正改变妇女的地位和命运。此起彼伏的女性解放运动激发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即女性意识和“人”的意识，她们要求打破女性历史的“女奴时代”而走向“女人时代”。^⑤这种女性觉醒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发端，西方以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1791年发表的《女权宣言》为前导，在中国则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此后，女性解放运动不断深化，在西方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重新掀起的女权主义运动，直接导致了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艺术的蓬勃发展；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女性解放的深化期，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到来，其特点是用女性的观念和意识重新解释女性，重新解释世界，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高扬“人”的解放和女性解放的旗帜，无疑是包涵了

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深刻反思，同时却又超越女性自身而反映着我国的社会大变革，也反映着人们对整部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当代中国女性要求“自尊、自爱、自重、自强”，不断奋发向上，不断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和愿望，她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无不反映在新时期女作家创造的女性文学之中；她们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有时也不免带有框框，甚至枷锁，但却比任何时候都自由、纵情地表现着女性世界的各个方面，并且用女性的观点说明着人世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编织着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我国女作家群的空前活跃和女性文学的空前兴盛，不是出现在别的历史时期，而恰恰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绝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

二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先明确一下概念。什么叫女性文学？对它作怎样的界定才是？学术界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关于“女性文学”，也被称作“女子文学”或“妇女文学”。吴黛英同志认为“女性文学”的提法更好一些，可以更明确地突出“性别特征”；同时，又说明“它是相对于男性文学而言的”。关于“男性文学”，“国内外也有此提法，并已有所研究”。吴黛英在《女性世界和女性文学》一文中介绍说，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在1929年提出要创造一种女性的文风，尽管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反对，“但女性文学的提法却已被普遍接受。”本文也采用这个提法。

关于女性文学的界限，广义的泛指一切描写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男作家创作的此类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伯尔（联邦德国小说家）的《无主之家》和《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以及茨韦格（奥地利作家）

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和《一个不相识女人的来信》在内，都在女性文学的界限之中，我国当代著名青年女作家张抗抗就是这样主张的。她说：“我理解的妇女文学是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在这里浸透了男人和女人共同体验到的妇女对生活的一切爱和恨。”她的理由是“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世界，男人笔下的妇女形象恰是女人塑造自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

张抗抗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提出：“我们必须公正地揭示和描绘妇女所面对的外部 and 内部的两个世界。所以，如果能够把女作家所写的关于女人和男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作品，统称为妇女文学，它的内涵和外延就会更加广泛和深刻。”^⑦这里，张抗抗又从创作主体着眼，把女性作家创作出来的一切作品，包括描写女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以外的作品都纳入了女性文学的范畴。再加上前述从创作客体着眼，又包括了一切男作家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在内，这确实是最广义的女性文学了。

次广义的女性文学，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从创作客体出发，泛指一切描写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不包括女作家描写女性世界以外的作品在内；一种是从创作主体出发，泛指女性作家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包括女性生活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在内，却不包括男性作家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在内。

对女性文学，还有一种狭义的理解，包括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都有限制，即创作主体必须是女性，创作客体必须是妇女生活，要求表现女性的命运和情感世界，从而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征。

在上述四种意见中，学术界较多地采用次广义的第二种意见，即从创作主体着眼，“把女作家所写的关于女人和男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作品，统称为妇女文学”，也即女性文学，这是张抗抗在她的文章中提出的。我们也取这种意见，以便把女作家的研究同女性文学的研究统一起来。自然，男作家描写妇女生

活，反映妇女命运的作品，可以作为研究女性文学的重要参照，而不必直接纳入女性文学的范围。事实上，要从创作客体着眼来划分女性文学与非女性文学的界线，那是非常困难的，以《红楼梦》为例，是否写到贾宝玉的回目就称之为男性文学，写到林黛玉的章节则称之为女性文学？这种简单化的设想如若能够成立的话，那末宝黛一起出场，作者既写宝玉又写黛玉，这又是什么性别文学呢，能称之为男性加女性文学吗？用这种方法来划线，势必造成混乱。相反，如果从创作主体着眼，来划分女性文学与非女性文学的界线，那就彰明较著，一目了然的了，女性作家不论在描绘女性所面对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时候，都会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表现和流露出程度不同的女性意识来；正好象男作家和女作家同样都用人的眼光来观照整个人类世界，不论描写社会人生，还是描写自然山水，都会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次表现和流露出人的情感、情趣一样。

王绯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共同创造的语言艺术世界”。它包括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即内在世界，和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即外在世界。“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是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是女性在文学上的自我表现”，“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是女作家对外在世界的艺术把握”，也即对于女性世界以外的整个社会人生的艺术把握。而且，这两个世界常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照应着的。⑧这也就是张抗抗为女性文学努力呼吁着的，“我们需要两个世界”！只许女作家创造女性文学的内在世界，而不允许她们向女性文学的外在世界开拓和掘进，这显然是一种传统的偏见。我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女作家大多只擅长于描写女性自我世界的生活，如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对自身命运的悲泣，对黑暗现实的反抗，等等，这是因为罪恶的旧制度剥夺了女性从事多方面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权利，把她们限制在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之间的结果；现代女性已经争得了广阔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机会，她们的视野已经